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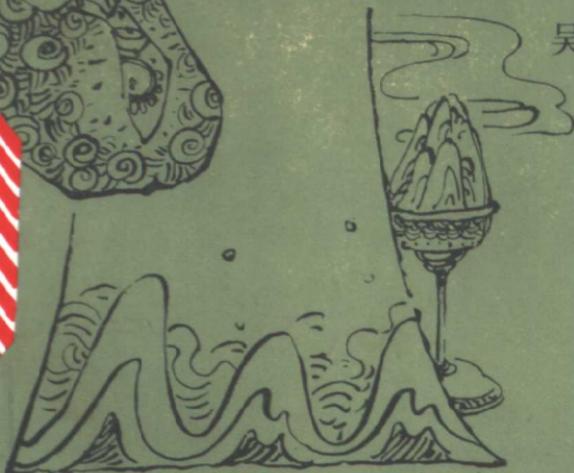
I242-217G

近代通俗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176692



吴趼人 著

近十年之怪现状



天津古籍出版社

近代通俗文学

• 主编 夏传才 •

近十年之怪现状

吴趼人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孙致中

近十年之怪现状

吴趼人著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湖北路27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32开 5.25印张 2 插页 113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339·8 定价：0.96元

近代通俗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编辑说明

近代文学，即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夕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在中国革命史上，它起过启蒙的作用；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它处于承先启后的重要阶段。这个阶段的进步文学，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艺术传统，在题材、内容和文学形式方面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在内容上，它以反帝爱国和宣传民主主义革命为基本主题，自觉地使文学成为现实政治和社会批判的工具。或直接宣传改良主义思想，密切配合维新运动；或鼓吹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宣传鼓动。在文学形式上，它突破旧有形式，语文合一，趋向通俗化和多样化。这些变革，形成当时的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准备了一定的历史条件。

由于近代文学自觉地为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革服务，因而要求文学必须注意不同层次的读者，力求通俗化。通俗化的表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采用白话文，文字浅显，易读易懂，形式自由，表达方便；一方面利用广大社会阶层所熟

悉的各种艺术形式。如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倡导“平易畅达的新文体”和“小说界革命”，并亲自写白话小说；著名革命家陈天华、秋瑾也利用通俗文学形式，或写白话小说，或写民间唱本；还有许多作者运用戏曲、话剧等形式。当时通俗文学呈现繁荣的景象，起到宣传变革、鼓舞士气、开通民智，激励人心的积极作用。

近代通俗文学面向广大社会群众，这个层次的文学，在近代启蒙运动中的进步作用是不能低估的。近四十年来，我们偏重于研究高层次的“正统”文学，而对近代通俗文学却很少研究，或重视不够。

近代通俗文学包括白话小说、戏剧、民间故事、唱本、民歌，数量众多。以影响最广泛的白话小说而论，人们一般只谈到四大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其实名称可考者近五百部，其中确有一些优秀和比较优秀之作。关于太平天国、义和团的民间故事和民歌，各种弹词唱本和地方戏曲脚本，也有一部分有价值的作品。对这些作品，我们过去注意不多，当代读者很少知道。由于时日长久，又经十年动乱，大部分材料散佚，为了向近代通俗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实际的作品资料，我们就目前接触到的资料，编选这套《近代通俗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这套资料以编选实际作品为主，附录有关史料，编选的原则是：

一、编选在旧民主主义各次运动中或在社会上有影响，

以及近代史上著名思想家或革命家的文学作品。这样的作品除了它们本身的思想和艺术价值，还能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历史进程和历史人物，具有史料价值。

二、编选重要作家的各种较好的作品，这样，除了已经流行的该作家的代表作，读者还能读到他的其他重要作品，有助于对这些作家的全面了解和研究。

三、编选的作品要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或艺术价值，内容比较健康，或写作上有某些可以借鉴之处，具有可读性。当然，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些作品，看到作者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局限，对它们内容上的错误和缺点，要作必要的分析说明，对极个别描写“过黄”的语句作必要的删节；凡删节之处均应作出标记。

四、有的作品，在建国后曾经印行，但经过三十年，读者已很难得到，而又确有研究价值的，当酌情编选。编选时将根据原本，重作校订。

五、每书卷首前言，包括作者介绍、版本和整理情况、内容评介。

囿于我们见闻不广，限于我们学力不足，编选未必得当，整理难免不妥，评价或有错误，希望得到专家和读者指正。以便改进。

《近代通俗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选小组

一九八六年六月

前　　言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大家所熟悉的一部名著，然而它的续作——《近十年之怪现状》却鲜为人知。其实，《近十年之怪现状》却也颇具特色，很值得一读。

《近十年之怪现状》又名《最近社会龌龊史》。作者吴趼人。吴趼人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一位著名小说作家。祖籍广东佛山镇，故自称“我佛山人”。年值十七、八岁，即赴上海谋生。并常为几家报社写稿，1902年始为梁启超主办的《新小说》撰写小说。著名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部分章节）以及《痛史》（部分章节）、《电术奇谈》、《九命奇冤》等多种小说均在《新小说》上发表。由此而文名大振。因常年伏案劳作，积劳成疾，1910年以痰喘病卒于上海，享年仅四十五岁。计其一生作小说三十余种，另有《研麈笔记》、《我佛山人笔记四种》行世。

《近十年之怪现状》于1909年在《中外日报》连载至第二十回，未完，但是，尚可告一段落。到1910年由广智书局出版单行本，易名为《最近社会龌龊史》。它的时代背景与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略同，风格亦相近。只是笔法稍作变易。《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我”为全书的总机捩，即以“九死一生”的所见所闻作为小说的发展线索。而在《近十年之怪现状》中，“九死一生”即那个余有声，仅仅作为引子，它的存在意义无非是导引伊紫旒出场而已。作者在《近十年之怪现状·自叙》中，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自记体”，而《近十年之怪现状》则为“传记体”。

这部二十回的作品分为两编。前十回为第一编，后十回为第二编。第一编主要写上海的商界，第二编主要写山东、天津的官场。写商界，以官场穿插之；写官场，以商界穿插之。商界与官场相互交叉，彼此联系，由于波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从而展示出一幅卑污龌龊的社会现状。坑诓拐骗，尔虞我诈，相互吞噬，是当时流行于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不成器的宦家子弟乔子迁与他的莫逆之交烟铺堂倌李老三，异想天开，梦想发财，合伙盗窃了几桶金矿石，由山东偷运到上海，再堂而皇之挂起“奏办山东金矿局”和“山东金矿招股处”两块招牌，诱骗人们入股，以饱私囊。待行骗之事欲发，官方派人查办，几乎在这同时，山东官府内显要人物给乔子迁拍来电报，透露消息。官即盗，盗即官，可见此言不谬。乔子迁闻“风”而动，拐带股金溜之大吉，从此便逍遙法外，尽情享乐去了。而负责查办此案的鲁徽园苦于无法交差，竟顺手牵羊般地拐走朋友的二万五千两银子，隐姓化名，北上天津，悠悠然做了军火商的买办。“军火商”又经这位买办之手，从昏庸的天津制军手中轻而易举地骗走一笔巨款，使这位“买

办大人”处境险恶，只好剃去胡须，又复鲁徽园之名，重返山东，俨然一正人君子也。并且很快得到新任巡抚大人宠信，扶摇直上，步步高升，自此便安富尊荣起来。在作者笔下，无论商界，还是官场，不仅坑诓拐骗充斥其间，吃喝嫖赌之风亦且十分盛行。酒楼、烟馆、妓院，是这群无耻之徒时常出入之所，动辄整日整夜地“吃喝”、“叫局”、“碰和”。即使恭贺官场要人“荣升”，也是“履舄交错、裙屐纷陈”，那一番纸醉金迷的景象更是不消多说了。吸鸦片、嫖女人，是他们生活中第一要务，身处绝境的陈雨堂，为避债而流浪街头，可一旦借到（抢到更为妥当）四元多洋银，先是急不可待地过足烟瘾，接着便是连续两次留宿下等娼家，直至身无分文，才肯罢手。堂堂的山东巡抚陈惠常，竟然撇开为他庆贺的宾客故交，潜身角落与妓女巧玲去鬼混。官场之腐败于此可见一斑。至于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任用私人，这一切一切，在官场触目皆是，几至见怪不怪之地。而最能映照出整个社会卑污腐朽者，则莫过于伊紫旒其人。坑诓拐骗、吃喝嫖赌集于一身。赖债不还的是他，敲诈同伙乔子迁四千两白银的是他，坑骗珠花的是他，将“官照”押给妓女的是他，操纵舆论、造谣生事的还是他。此人的狡诈卑劣，更表现在他的趁火打劫。书局老板许老十濒临破产，紫旒乘人之危，软硬兼施，终于变相地吞没了许老十价值两千多元的书局。而且，转眼间就做成一笔昧着良心的交易，坐收纯利六百元。就是这样一个行止龌龊、无耻之尤的流氓无赖，在上海滩纵横捭阖，为所欲为。甚而至于被一些人

奉为“纵横五大洲的第一条好汉，上下四千年无二的英雄。”伊紫旒是当时腐朽的社会机体上的一颗毒瘤，从这一人物形象上，不是可以透视到商界、官场乃至整个社会黑暗败坏之状了吗？这就是作品所展现的晚清的社会现实，即魑魅魍魎横行、牛鬼蛇神纷扰、丑恶现象充塞天地的社会现实。作品形象地诉诸读者：这个社会已经败坏到岌岌可危的境地。

对于这类所谓社会小说产生的原因及其所取得的成就，鲁迅先生曾作过精辟的分析，他说：“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作者对晚清社会这种“并及风俗”的揭露，可谓不留余地。这正是《近十年之怪现状》积极的思想意义之所在。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作者对晚清社会现实的种种揭露，还仅仅停留于怪现状的演绎和罗列，笔触尚未鞭辟入里，还没有揭示出诸般怪现状产生的社会原因和历史根源，因而，作品尚缺乏击中要害的批判力量。这自然与作者改良主义的思想境界不无关系。

按作者类分自己作品的原则，《近十年之怪现状》当属社会小说之列。当时写社会小说的人，多模仿《儒林外史》，吴趼人对《儒林外史》尤为崇拜，他的社会小说明显带有《儒林外史》的深刻影响。《近十年之怪现状》的结构与《儒林外史》颇为相似。鲁迅先生评论《儒林外史》的结构特征说：“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

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借用这段话来评论《近十年之怪现状》，不是也有几分恰当吗？作者在具体的细节描写中，亦深得《儒林外史》之壸奥。其述陈雨台与紫旒、许老十共进晚餐，当其酒足饭饱之时，忽尔烟瘾大作，“好在这件事他常有预备的，便暗暗在身边掏出指头大半寸来长的两个烟泡，放在嘴里，故意搀点牛奶在咖啡茶内，搀得凉了，呷了一大口，如法一咽，把两个烟泡送到肚子里去”。过了一会儿，“紫旒问雨堂道：‘你不要吃烟么？’雨堂正色道：‘你们总当我有烟瘾，其实这东西，我虽然玩了二十多年，并不知怎么叫个瘾，说一声不吃，就可以不吃的。……’”正所谓“无一贬词，情伪毕露”（鲁迅评《儒林外史》语）。伊紫旒这一人物形象之所以刻画得比较成功，则主要得力于精到的细节描写。他的债主余有声正处穷途末路，欲计取欠债。还没等有声开口，“紫旒先说：‘兄弟近来运气真是坏极，从去年八月病到此刻，……加以连年欠负，债主日日上门，真是闹得头晕目眩。’说着在身边掏出一个小小皮夹子来，在皮夹子里取出一张当了五十六千钱的当票给有声道：‘阁下请看，这是今天才当的。那些无情的债主，他来了便不肯走，……所以兄弟近来觉得总没有生趣了。’”一番话使有声开口不得，只好匆匆告辞而去。可就在当天的晚上，有声亲眼见到紫旒在戏园子肆意的挥霍。更见其灵魂卑污的是送陈雨堂“中金”的细节描写。他先与许老十商定，双方各送中人陈雨堂十元“中金”，暗地里只是将许老十的十元送上，而且转过脸对着雨堂窃窃私语：“他只

肯五元，是我竭力说项的，才有此数。”他不仅根毛未拔，而且还将得雨堂一片感激之情。这些异常传神的细节描写，十分生动地表现出紫旒狡诈卑鄙的性格特征。

然而，这部作品在艺术上亦留下不少缺憾。书的末尾，以几回的篇幅叙写骊珠小姐的单相思，在作者，试图借以暴露社会怪现状之另一端；而在读者，终觉其格调与全书不甚协调，似有游离于主题之嫌。结构亦因此而略显松散。在具体描述中，由于作者激于义愤，意在暴露，所以时或有忽略艺术规律之处，确有“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的弊端。甚或为追求趣味性，以迎合某些人的嗜好，不惜夸大其辞，致使某些情节失之于虚假，堕入庸俗的泥潭，最终反倒失去了艺术感染力，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

迟崇起

一九八六年六月

《近十年之怪现状》自叙

宣统二年（1910）

吾人幼而读书，长而入世，而所读之书，终不能达于用，不得已，乃思立言以自表，抑亦大可哀已。况乎所谓言者，于理学则无关于性命，于实学则无补于经济，技仅雕虫，谈恣扪虱，俯仰人前，不自颜汗。呜呼！是岂吾读书识字之初心也哉。虽然，落拓极而牢骚起，抑郁发而叱咤生，穷愁著书，宁自我始？夫呵风云，撼山岳，夺魂魄，泣鬼神，此雄夫之文也，吾病不能。至若恣虫鱼，评月露，写幽恨，寄缠绵，此儿女之文也，吾又不屑。然而愤世嫉俗之念，积而愈深，即砭愚订顽之心，久而弥切，始学为嬉笑怒骂之文，窃自侪于谲諛之列。犹幸文章知己，海内有人，一纸既出，则传钞传诵者，虽经年累月，犹不以陈腐割爱，于是乎始信文字之有神也。爱我者谓零金碎玉，散置可惜，断简残编，掇拾匪易，盍为连缀之文，使见者知所宝贵，得者便于收藏，亦可藉是而多作一日之遗留乎？于是始学为章回小说。计自癸卯始业，以迄于今，垂七年矣，已脱稿者，如借译稿以衍义之《电术奇谈》（见横滨《新小说》，已有单行本），如

《恨海》（单行本），如《劫余灰》（见《月月小说》，皆写情小说也。如《九命奇冤》（见横滨《新小说》，已有单行本），如《发财秘诀》，如《上海游骖录》（均见《月月小说》）。如《胡宝玉》（单行本），皆社会小说也。兼理想、科学、社会、政治而有之者，则为《新石头记》（前见《南方报》近刻单行本）。其未脱稿者不与焉，短篇零拾亦不与焉。嗟夫！以二千五百余日之精神岁月，置于此詹詹小言之中，自视亦大愚矣。窃幸出版以来，成为阅者所首肯，颇不寂寞。然如是种种，皆一时兴到之作，初无容心于其间。惟《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部分百回，都凡五十万言，借一人为总机捩，写社会种种怪状，皆二十年前所亲见亲闻者，惨淡经营，历七年而犹未尽杀青，盖虽陆续付印，已达八十回，余二十回稿虽脱而尚待讨论也。春日初长，雨窗偶暇，检阅稿末，不结之结。二十年之事迹已终，念后乎此二十年之怪状，其甚于前二十年者，何可胜记？既有前作，胡勿赓续？此念才起，即觉魑魅魍魎，布满目前；牛鬼蛇神，纷扰脑际。入诸记载，当成大观。于是略采近十年见闻之怪剧，支配先后，分别弃取，变易笔法（前书系自记体，此易为传记体），厘定显晦，日课如干字，以与喜读吾书者，再结一翰墨因缘。

目 录

第一回	妙转玄机故人念旧 喜出望外嗣子奔丧	(1)
第二回	五十金暂依招股处 二百元押去府右堂	(8)
第三回	移花接木三条计 动魄惊魂一纸书	(16)
第四回	透消息托故避干连 乘危急巧辞图攘夺	(24)
第五回	奇举动盛宴贺期丧 叙琐屑绮筵呈丑态	(31)
第六回	一夕碰和真慷慨 两番拒贷假贫穷	(38)
第七回	巧遮饰穷人装阔绰 硬干没恶汉遇强梁	(46)
第八回	假复假金矿难查 指中指珠花不返	(54)

第九回	揭行藏有心行诈术 乔笑语当面撒奇谎	(62)
第十回	陡变幻人心叵测 善支离世事难为	(70)
第十一回	伊通守改省到山东 陈雨堂深宵留沪北	(78)
第十二回	盘书局妙施巧术 卖字画暂免钉门	(86)
第十三回	十二金卖去一员督抚 两封书送来无限生机	(94)
第十四回	未死人忽地开丧 妙弥缝从丰代稿	(102)
第十五回	破除资格特赏优差 撇弃委员去充买办	(109)
第十六回	荐生意伍太守分肥 遭骗局张佐君叫苦	(117)
第十七回	变面貌鲁薇园割须 逞机心柏养芝铸镜	(124)
第十八回	喜蛛儿昙花现色相 鲁薇园投药治思劳	(132)
第十九回	历下亭龙驷珠品泉 红雨轩鲁夫人论药	(140)
第二十回	老官医粗心投补品 娇小姐噩梦警芳魂	(148)

第一回 妙转玄机故人念旧 喜出望外嗣子奔丧

我佛山人提起笔来，要在所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后，续出这部《近十年之怪现状》，不能不向阅者诸君先行表白一翻。前书借了九死一生、死里逃生两个别名，及一个穷汉，开头做了一篇楔子，以后全部书都作是九死一生的笔记，用一个“我”字代了姓名，直到全书告终。虽然表出那穷汉便是文述农，那九死一生到底未曾揭晓；累得看书的人猜三度四，这哑谜儿未免太恶作剧了。我如今既然要续撰，且待我先把那九死一生的姓名表白出来，抒一抒诸君的闷气。

那九死一生姓余，名嗣儒，表字有声，向来跟着吴继之做生意，长江下上，苏、杭二州，南北各省，都设有字号，这年接二连三倒了下来，闹得余有声十分狼狈。恰好文述农也走到穷途，余有声便匆匆把一部笔记交给文述农，托他代为设法行世，自己便附了轮船，回到家乡去了（家乡是何处，仍未表明，只怕还是哑谜儿）。

在家乡伏处了几年，日子过的渐觉拮据；吴继之此时也